微型小说

流浪汉

♣ 侯发山

父亲去世后,小康就正式接管了店铺。店面不大,经营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相机专卖,尼康了,佳能了,相机这家伙贼值钱,好的成千上万,甚至十几万,不亚于一台小汽车。

小康每天早上来到店门口,总能看到一个流浪汉蜷曲在店外边。流浪汉的年龄大约60岁,胳膊腿健全,长长的头发,像是被糨糊给糊住了,一绺一绺的,脸上黑一块紫一块,身上的衣服长一片短一截的,类似时下流行的混搭,自打套在身上怕是没脱下洗过,已经看不清本来的色彩……眼下是春天,他却穿着羽绒服,还是女式的。走得近了,还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刺鼻的味道。这个流浪汉也不傻,只要看见小康来,就知趣地走开了,走得远远的,一整天都不见他的踪影。

难道这个流浪汉打算伺机偷盗?想到这里,小康着急了。然而媳妇正在坐月子,母亲又有病,他白天不在家,晚上总不能守在店里不回去啊?父亲活着的时候,也不是常常住在店里。有几个晚上,小康不放心,悄悄蹑摸到店铺门口,每次都看到流浪汉睡在门口,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但老话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把他撵走的好,免得夜长梦多。

这天早上,小康来到店里时,流浪汉还在门口酣睡。小康也不理会,越过流浪汉,悄悄打开门,扫地时故意把尘土往他身上扫,即便这样,流浪汉还没有醒,小康就用扫帚去撩拨流浪汉的脸,他这才醒过来,讪讪地走开了。小康挥舞着扫帚朝他吼道:“滚!滚得远远的。”

小康以为,他这么一闹,流浪汉肯定会流浪到别处了。第二天清晨,远远地,小康就看见那个流浪汉还在店铺门口,他居然靠着防盗门,半躺半坐,优哉悠哉的。看到他好像自己是店老板似的,小康便气不打一处来。小康走到跟前,抬脚去踢流浪汉,同时把喝剩的半瓶矿泉水泼到流浪汉身上,一边怒吼着:“滚!滚!滚……”那架势,仿佛他跟流浪汉之间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似的。

流浪汉诧异地看着小康,他不明白小康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气。

“看什么看?你聋吗?再不滚我揍死你!”小康把矿泉水瓶子朝流浪汉的脸上摔去。

流浪汉下意识地躲了一下,走了。

此后,小康再没见过那个流浪汉。

大约过了半个月,小康的店铺被盗了,丢了五台索尼高档相机。

小康的脑海里立马出现了那个流浪汉的影子,他断定是流浪汉在报复。当警察赶到后,小康不假思索说出了自己的直觉。

怀疑归怀疑,警察要的是证据。幸亏店铺对面有家面包房,老板在门口装了两个摄像头,有一个刚好照到小康的店门口。

根据监控拍到的画面,警察很快便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早就盯上了小康家的相机专卖店,因为流浪汉的缘故,才一直没有下手。

面包房的监控录像证实了犯罪嫌疑人所言不虚。小康一边看监控一边泪流不止:小偷光顾那几次,每次都是因为流浪汉睡在门口,才没有得逞。有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昏黄的路灯像是睁着惺忪睡眼的醉汉,街上少有行人。那个小偷又鬼鬼祟祟地出现了,拿着刀子威逼流浪汉离开。流浪汉头一低,不管不顾朝小偷身上撞去。不怕人横,就怕不要命,见此情形,小偷落荒而逃……

流浪汉为什么要这么做?面包房老板的话让小康如梦初醒:小康的父亲在世时,时常买面包给流浪汉!

小康转遍了大街小巷的旮旯角落,没有找到那个流浪汉。

老人啊,你在哪儿呢?店里清闲的时候,小康常常盯着门口自言自语。

名家新篇

白鹿原上风

♣ 陈世旭

五月的白鹿原,漫山遍野的红樱桃熟了。

那是2012年5月,陈忠实蹲在白鹿原上。身前身后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大筐小篮叫卖樱桃的庄户人;大车小车停得横七竖八采购樱桃的商贩;扶老携幼来乡村观光的城里客,夹杂其中的是一堆堆的泡馍摊,上面搭着花花绿绿的塑料布。陈忠实蹲在黄土的坡沿上,我稍一转身就找不着他了。

我此次来,怀了朝圣的心情。

西安是圣城。汉唐气象弥漫在庞然连绵的楼群,阅读路牌就像阅读史书。白鹿原是圣地。到了白鹿原才知道,“原”就是没有石头的山峦,就是俯瞰平野的高台。远古的某一天,有位君王见白鹿跃于原上,名此地“白鹿原”。之后,有位将军统兵扎寨,是为“狄寨原”。而今,因为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回归最早的名字。整个关中是亘古不断的文化堆积,这堆积一直活着,孕育着新的烂漫生命。新的白鹿原,就是这新的烂漫生命。

陈忠实是圣者。农民的儿子,从小割草拾柴。穿着没有后跟的烂布鞋投考中学,三十里砂石路把脚板磨得血肉模糊。每周从家里背一周的馍步行去上五十里外的中学。馍夏天长毛,冬天结冰。高中毕业回乡,像祖辈一样刨土挖地的同时热望成就文学。把墨水瓶改装成煤油灯,熬干了灯油即上炕睡觉。冬天笔尖冻成冰碴,夏天的蚊虫令人窒息。几十年过去,所著颇丰,但没有一部让自己满意。将临50岁,“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处于创作思想成熟并且极为活跃的高峰时期的作家心里,“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那便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

当时的文坛,“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已经成为陕西作协主要负责人的陈忠实静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行囊,带上他认为必需的哲学、文学书籍以及他这之前收集整理的史料,静静地回到已经完全破败的祖居老屋。

新年的艳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强烈的创作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陈忠实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便没入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

这是1988年4月1日。陈忠实负了写出民族秘史的沉重使命开始穿越一条幽深漫长的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空隧道。

30年后重新蜗居老屋,避开了现代文明和城市喧嚣,连电视信号也因为高耸而陡峭的白鹿原的阻挡而无法接受。最近的汽车站离这个孤单的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还有七八里土路,一旦下雨下雪,就几乎出不了门。陈忠实重新呼吸的是左邻右舍弥漫到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年成如何之类。

除了思想,他完全绝对地封闭了自己: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不参加应酬性的活动。从1988年春到1991年深冬,他全部记忆中最深刻的部分是孤清。冬天一只火炉夏天一盆凉水,每天趴在一张小圆桌上,“连着喝掉一热水瓶酽茶,抽掉两支以上雪茄,渐渐进入了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小娥、黑娃……形形色色的人们从黑暗的纵深一个个被召唤到他的面前,进入他的笔端。唯一的消遣是河边散步,院里弄果木,夏夜爬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蚱,而冬天,则放一把野火烧荒:

“我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屋院,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原坡。清冷的月光把柔媚洒遍沟坡,被风雨剥蚀冲刷形成的奇形怪状的沟壑峁梁的丑陋被月光抹平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条陡坡下,枯死风干的茅草诱发起我的童趣。我点燃了茅草,由起初的两三点火苗哧溜哧溜向周围蔓延,眨眼就卷起半人高的火焰,迅疾地朝坡上席卷过去,同时又朝着东西两边蔓延;火势骤然腾空而起,翻跃着好高的烈焰;时而骤然降跌下来,柔弱的火苗舔着地皮艰难地流窜……遇到茅草尤其厚实的地段,火焰竟然呼啸起来,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爆响……我在沟底坐下来,重新点燃一支烟。火焰照亮了沟坡上孤零零的一株榆树,夜栖的树杈里的什么鸟儿惊慌失措地拍响着翅膀飞逃了。山风把呛人的烟团卷过来,混合着黄蒿、薄荷和野艾燃烧的气味,苦涩中又透出清香。我沉醉在这北方冬夜的山野里了。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及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整整四年,陈忠实领着《白鹿原》上三代人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雨雪,让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进入最后的归宿。

一切都像庄稼从黄土里长出来一样自然。《白鹿原》以其对民族命运和文化心理的空前规模和深刻的揭示,登上了当代文学的巅峰。对它的成就和影响,再苛刻的人也难以漠视和否认。

而陈忠实,像野火一样呼啸着,燃烧了自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殉道者一样,向文学奉献了自己。

而今的白鹿原,丰腴肥硕,草树葱茏,早不是当年的贫瘠荒凉;而今的陈忠实,形销骨立,瘦削苍黑,早不是当年的强健明亮。

陈忠实蹲在白鹿原上,身前身后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有个乡邻发现了他,送上满筐的樱桃。陈忠实抽够了雪茄,站起来,给我们指点他的家园。

莽莽苍苍的白鹿原北坡,遥遥的对面,是骊山,骊山那一面,埋着中国的始皇帝。原与山之间,由东向西倒流的灞河从秦岭逶迤而来,在迷茫的云烟中闪闪烁烁,到白鹿原西坡,跟那儿的浐河一起注入渭河。陈忠实祖居的老屋,就在我们站立的坡沿下面,白鹿原是靠背,灞河流过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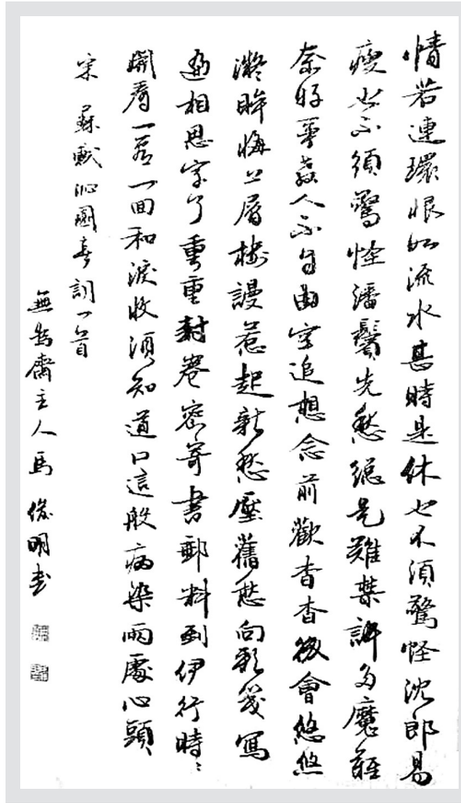
陈忠实说,灞河最早叫滋水,有位君王想要成就霸业,把它改作了霸河,后人觉得过于张扬,给“霸”加了三点水。在《白鹿原》里,陈忠实把浐河写作了“润水”,以与灞河最早的称谓“滋水”对应。他的愿望是“滋润”,滋润文学的想象。而文学滋润的,是民族的心灵。

正午,起风了。白鹿原上绿浪翻滚。白鹿原繁荣过:“飒飒风叶下,遥遥烟景曛。”(初唐·长孙无忌)白鹿原衰败过:“丘坟与城阙,草树共尘埃。”(晚唐·赵嘏)但白鹿原上的风,跟千百年前一样。古人未坐今时风,今风曾经吹古人。

那位把滋水改作霸河的君王是谁,陈忠实说了,我没有听清,即便听清了也记不住。但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我会永远记住。

所有的帝王都会连同他们的霸业消亡,唯文明的薪火永恒。

就像白鹿原上风。



录苏轼沁园春词(书法) 马俊明

祥云(国画) 贾发军

新书架

《夜无虚席》

♣ 凤 凰

作者以涓涓细流般的温暖笔触,逐篇评述了斯特恩、福楼拜、科塔萨尔、卡尔维诺等众多西方一流作家的创作生涯。全书分为五辑,风格细密地描绘出英、美、法、俄、拉丁美洲等不同语种和地区的文学图景,对于二战之后的小说家和获奖作品尤为关注,无论梅勒、福尔斯、图尼埃、昆德拉这样的文坛宿将还是翁达杰、麦克尤恩、村上春树等新生力量,连同《暗店街》《玫瑰的名字》《香水》《奥斯卡和露辛达》等惊世之作,在千余幅图片、上百条书目单的映衬下,五彩斑斓,尽收眼底。附录部分则记述了作家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典诗词的一点偏见和私爱,或褒或贬,不留情面。《夜无虚席》里满是肖像。作者以心灵为画笔,以敏感为颜料,以品位为光线,以思想为构图,把一位位文学大师描绘在一盏孤灯周围的宁静中。他的享受浸染着读者,使他们也璀璨、丰盈起来,去那夜的无限纵深中占一席之地。领受《夜无虚席》,就是领受你自己身上人类的诗意。

散文诗页

立夏三章

♣ 王文平

(一)

迎夏花已迫不及待,把明黄的花朵举在夏天的门楣。鲜嫩的,雨水充沛的笑容迎接夏日的马车呼啸而来。

不需要再捂着掖着藏着,往日的伤疤和害怕进风的关节。可以轻纱,可以一袭白衣长裙,忆起桃花粉,忆起梨花白……不过昨日,我是否依然坐在花的梦中,痴痴地笑着春风,不愿还是不肯,迈过门坎?

哦,每一个季节,有着不同的风景,逝去的是春日繁花,是热烈,是无所顾忌的开放,而到来的是那纯粹的夏日荷花,是冷艳,是成熟的矜持和持久的暗香,还有汹涌的绿色占领制高点,统领天下,一路荫敝,一路呵护,那一颗心,才不会被凡尘琐事扰乱啊……

我起身,向着涨起的河流。

我起身,向着灌浆的麦田。

我起身,向着炸响的豌豆。

我起身,向着萤火虫乱飞的稻田。

和夏天一起成长。

亲爱的,挽起我的手,一起去看夏日雨后的彩虹……

(二)

夏天是随着小河流下来的,抱着满怀的小鱼小虾,清澈见底的心思里沉淀着黄金样的细沙。

我涉过夏天的河流,将双脚埋入河滩的细沙,在它的爱抚里不肯离去,我不知道这能否等同于母亲细腻的抚摸,我童年缺失的一切要在哪里找回?

小河太小,没有船只,我望着月,渡着我的思念,更多的时候,是无月的夜晚,我与满天的繁星对话。没有人知道我小小的世界里有着怎样的挣扎!

那时的时光有多慢,那时的我天天盼着长大。我沉醉在夏日的河流里,看风,看水,看鱼儿跳跃,顺着犁过的路线捉那隐入沙下的河蚌。我走过的脚印被水冲洗不留痕迹,妈妈,你如何能够找到我?

其实,我一直在找妈妈。

小河飘移,常常暗暗在脸庞流淌……

(三)

夏日的夜晚是祖母的。

一把蒲扇摇起风雨,摇动世间万象,在乘凉的夜晚,在她终于闲下来的时刻。

她180度弯下去的腰,仍然倔强地支撑,我看到钢。

除了钢,便是善良以及一切柔软的品性、大度和宽容、乐观与热情。

只在故事情节里掉泪,只在讨饭的人背后掉泪。而朗朗的笑声像阳光,穿过暗夜穿透尘世,温暖每一个黎明。

一池蛙鸣是否被池塘忆起?

一个细节是不是被一个故事牢记?

祖母摇扇的手青筋粗暴,老年斑叠起,一直晃动在遥远的夏夜,晃动在我一个个失眠的夜晚!

史海钩沉

柳县令义释岳公子

♣ 史留昌

最近,考古学家在长葛市坡岳村挖掘出一座古墓,古墓的主人是南宋时期民族英雄岳飞的第三个儿子岳震。古墓向人们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奸相秦桧在风波亭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岳云父子后,仍不甘心,又撺掇赵构皇帝派兵缉拿其家眷定罪。噩耗传到汤阴岳家庄,全庄大为震惊,岳家举家悲哀。岳母在万分悲痛之中审时度势,在缉捕官兵未到之前,急忙安排岳雷岳震两个孙子外逃避难,以保存岳家香火。

单表岳震年方十六,长得已是玉树临风。他按照老祖母的安排,与哥哥岳雷分开外逃,岳雷奔向了东方,他则向南边投靠韩世忠叔叔。一路上,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东躲西藏,疲于奔命。当他逃到一个名叫叶县的地方时,不幸被官兵对照画像认出,缉拿到了县衙。柳县令对他细看了几眼后,猛地拍了一下惊堂木,大声喝道:何方狂徒,胆敢冒充缉拿罪犯,意欲何为,如实招来!岳震忙趁势答道:小的不是罪犯,是韩世忠韩元帅的家人,奉命前往河北送信归来,不幸被您的衙下缉拿,请老爷明查。柳县令听罢说,这就是了,那罪犯岳少我是见过的,岂不认得,怎会是你!你既是韩元帅的家人,本县令对韩元帅是十分崇拜的,今有书信一封请你捎予韩元帅,请到后堂取信。

到了后堂,岳震尚未坐稳,猛听那县令大声喝道:岳震岳公子!岳震本能地哎了一声,那柳县令听罢哈哈大笑起来,说,这就是了。然后向岳震微施一礼道:岳公子请坐。

原来,当年岳飞曾在这里抗击过一次金兵,救过一城百姓,柳县令自然对岳飞是感恩戴德,仰慕非常。风波亭事件后,缉捕岳家两位公子的文书及画像虽然到了这里并挂在了城门口,那只是例行公事罢了,柳县令时时为岳家抱不平,今见岳震,岂有缉拿之说。

岳震落座后,柳县令向他倾吐了衷肠,并问岳震意欲何往。岳震说准备往南去投靠韩世忠伯父。柳县令说,此去固然很好,但一路上各府县已接到上边下发的缉捕文书,南下岂会一帆风顺。他劝岳震留在叶县由他安排。岳震与他是初次见面,不好意思打扰,再说,这里又是县衙,行动不便,于是回答得很不爽快。柳县令看透了他的心思,说道,本县在这里是一人为官,家眷都在老家,老家就在离此北去百十里地的长葛县坡柳村,家有老父老母、夫人及我的女儿。那里地处乡村,颇为偏僻,非常安全,你可到我家中避难,不知意下如何?岳震见柳县令态度诚恳,就欣然答应了。于是,柳县令对外说是派人送他到韩元帅之处,实际上把他送回了自己老家。

再说柳夫人看了柳县令的来信,知道来人是岳飞的后人,对他就格外亲切,特意把他安排在了后院花厅居住,对外说是柳县令收养的义子。岳震是个十分懂事的青年,他在柳家花厅内,上午习文,下午练武,大门不出,二门不踩,深得柳家一家人的喜爱。特别是柳夫人又见他一表人才,且是忠良之后,不由地产生了招他为婿的想法。原来她膝下只有一女,年方十六,与岳震同岁,取名柳芳。她意决之后,马上去了叶县一趟,与柳县令商量此事。柳县令自然是一百个同意。回来之后,她禀明公婆,就央媒提亲。岳震正在难中,身边又无一亲人,见柳家又是如此厚爱,就自己做主应了婚事。两年之后,也就是岳震弱冠之年,柳家就给他办了婚礼,他成了柳家的佳婿。

若干年后,朝廷对岳家平反昭雪,岳震跟随哥哥岳雷抗击金兵,立下赫赫战功。中原平定之后,他没有回到汤阴,而是荣归长葛坡柳村,因这里有他的大恩人。又停几年之后,柳县令年迈归西之时,他吩咐道:老朽别无遗言,唯一的要求就是请乡亲们把坡柳村改为坡岳村,让后世永远记住一代英雄岳家军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故事,这是我们村的无上荣耀。

从此,坡柳村改名为坡岳村,沿袭至今。

观郑州航空展

♣ 杨德本

国际银鹰参盛宴,百机会郑傲蓝天。
顶尖表演千重舞,特技翱翔万众欢。
路带双盈添壮景,中原空港谱新篇。
昔闻飞器生余季,航展如今成美谈!

连 载

一位祆正在祠前众目睽睽之下被杀,这是何等的侮辱。

他抵达靖安司,被直接引到了一处偏殿独室里。这里没有侍婢,只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军士,端来一杯茶。茶是剑阁兽目,倒是不坏,只是茶粉筛得太粗,一看四散的饽沫,就知道煎茶者漫不经心。

过不多时,一位老者推门而入。

大萨宝在长安待了许多年,一看鱼袋和袍色,就知道此人身份极高。两人各自施礼,互通了名姓,大萨宝这才知道此人是大名鼎鼎的贺知章,态度凝重了不少。贺知章双手一拱,徐徐开口道:“惊闻有歹人唐突贵祠,侵戕法士,靖安司既然策京城防贼之重,必不轻忽,已遣精干官吏通力彻查,绝无姑息!”

等一等!大萨宝觉得不对劲,听贺知章这意思,一上来就要把靖安司的责任摘干净,不由得怒眉一扬,操着生硬的唐语道:“明明是贵司追拿贼党,引入我祠……”

贺知章立刻截口道:“幸亏教众见义勇为,殴毙凶顽,我会向圣人禀明,予以彰表。”

贺知章这两句话连拉带打,既撇清了责任,又抛出甜头,还顺带暗示自己在天子面前说得上话。大萨宝却不领情,拐杖一顿:“你们靖安司为了拿贼,导致祆正无辜牵连,这得有个说法。不然信众哄起,我可压不住他们。”

祆教在长安是小教,只在胡人商团之间流传,朝廷以萨宝府羁縻。不过它的信众行事好聚众,一旦有什么纠纷,极易酿成骚动。所以凡涉祆政事务,大唐官员都是如履薄冰,以安抚为主。这一招,大萨宝屡试不爽。

不料贺知章神情突然一变:“萨宝可知道那凶徒是何人?”大萨宝闻言一愣,贺知章道:“此人是突厥可汗的狼卫,潜入长安,意图在上元节有害于君上。”

大萨宝一听,手里的茶碗咣当掉在地上。

“突厥人?有害于君上?天上的马兹达啊……”他接到的报告只说祆正被杀,却不知道狼卫的事。若事涉突厥,性质完全就变了。大萨宝知道,这是朝廷最不能触碰的一根红线。

贺知章敏锐地捕捉到了大萨宝的神色变化,趁机说道:“虽然此人在祆祠前被殴毙,可身上却有一件重要物事被人取走,不知所踪——此事不搞清楚,就是泼天的祸事。”

这个暗示很明显,东西寻不回来,祆教与狼卫脱不了干系。如果大萨宝一意孤行,鼓动信众闹起事来,那就是里通突厥的叛乱之罪。

大萨宝连忙高声分辩道:“我教祆正是被贼人杀死的,绝无可能勾结突厥人。”

本来是他兴师问罪,这一句讲出来,气场霎时易势。不过贺知章并非乘胜追击,反而微微一笑道:“本官素知祆教明礼笃诚,岂会与奸人勾结,为贼所乘而已。”

大萨宝松了一口气,贺知章又闻言道:“善神马兹达有云:善思、善言、善行,皆为功德。尔等弃绝三恶,奉守三善,又岂会为虎作伥?”

大萨宝一听此言,双目精光大射。马兹达是祆教正神之名;三善三恶云云,皆是教中习语——贺知章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祆教教义繁复,在长安始终未能大兴。朝廷官员多以“胡天”“胡神”代称,从无兴趣深入了解。大萨宝从波斯来长安二十余年,知音难觅,一直深以为憾。贺知章这一番话,可是第一次有大唐最高级的官员认真引用本教经义。

贺知章见火候差不多到了,肃容一拜,满怀深情道:“今日长安有事,正需要尊者与我靖安司行个方便,一并躬燃纯火,荡涤宵小啊。”

一听到“躬燃纯火”四字,大萨宝眼眶几乎都湿润起来。祆教以火为尊,这四个字真真打中了心思。老人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放开拐杖,双手拢作火焰形状横在胸前,向贺知章深施一礼:“祆众,愿为贺监前驱!”

(因版权所限,连载至此。自下周开始,本报将连载我省儿童文学作家孟宪明的最新儿童小说《花儿与歌声》,敬请读者垂注。)